

繪計畫

行精神考掘

rain Mapping Survey —
piritual Archaeology


130°

140°

印尼群島 2018爪哇藝 Indonesia Islands Art 2018 Javanese Art

計劃主持 | 鄭雯仙
展覽策劃 | 黃敏琪、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參展藝術家 | 朱瓦第.阿瓦爾、薩拉比.阿夏
展覽助理 | 曾曉勤
展覽期間 | 2018/10/25-11/18 (週四至週日, 2-8pm)
開幕講座 | 2018/10/26 (6-8pm)
工作坊 | 2018/11/03 (2-6pm)
地點 | 台南市南區三和街14號
網頁連結 | <https://www.facebook.com/indoartmapping/>


Curators | HUANG MIN-CHI 、Ocular Studio
Artists | DJUWADI [Djuwadi AhwaI]、AHMAD SJALABI HIFNI [Syalabi Asya]
Assistant | TSENG HSIAO-CHIN
Exhibition time | 25, October (Thu.) -18 November (Sun.) , 2018
Opening Talk | 26, October (Fri.) 2018 PM 18:00-20:00
Workshop | 3, November (Sat.) 2018 PM 14:00-18:00
Venue | No.14, Sanhe St., South Dist., Tainan , Taiwan
Web Link | <https://www.facebook.com/indoartmap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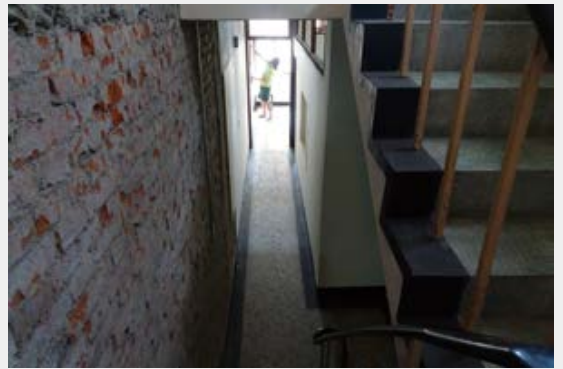
主辦 Organizer |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Ocular Studio

贊助 Sponsor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Tainan City Government

協力 Cooperation |  和和和藝術 Odd-Even-Odd ART

 AOFA.TW
觀察者藝文田野檔案庫



10 / 20

本來可以10/18晚上到高雄的Djuwadi，硬是拖到了10/19凌晨三點半。過海關的時候被攔查了，原因是因為他只有單名一個「Djuwadi」。印尼人的名字概念很特殊，多數人是沒有姓氏的，就算看起來有名+姓，其實那也不是姓，而是名+名。有些印尼人就真的只有單名。

Djuwadi說在場有大約五十個印尼人因為姓名的問題被海關留滯，沒有誇張，五十人。

關於新南向，我們要學習的事還太多。

（附上照片一張：要用鉛筆簽版畫作者名的時候鉛筆不尖了，Djuwadi第一次看到削鉛筆機，表情很可愛。）



小村子裡住了很多東南亞勞工及看護姐妹，他們成了台灣工業區的日常景象。身為一位女性，我從來敲不進附近印尼弟兄家的門，而印尼看護姐妹們的工作時間是24小時。他們離我們很近，卻又很遠。我一直夢想妄想靠著印尼藝術家的眼界幫我看見村子裡的印尼世界，藝術家將成為我的薩滿，能看見我所看不見的（（（那個其實存在於同一個空間的）））世界。

Djivadi年輕的時候在雅加達街頭生活過兩年，不穩定的生活總有些不修邊幅的習慣，但培養出對周遭的敏銳度令人難以想像，像是城市獵人。他很快就搭上村子裡的印尼弟兄，坐在我每天都會經過的小雜貨店外頭聊天。因為Djivadi，我得以有機會與他們同坐，那是一個我出生在這個村子以後從來沒有看過的視野。

一位印尼弟兄穿著左右袖分別印上中華民國與印尼國旗的T恤，我跟他解釋那不是台灣的國旗，他感到納悶。台灣不是一個國家。然後關於台灣真正不被陳述的歷史，也令他感到驚訝。印尼也有類似的歷史。

我也試著成為他的薩滿，帶領他看見他所看不見、努力揮灑汗水的這片土地上的故事。

（照片裡的四個人都是來自印尼爪哇島喔！）



吳庭寬，畢業於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曾任《四方報》志工。雲門舞集第十屆「流浪者計畫」、第二屆「全球客家串流計畫」執行者。現服務於「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及「移民工文學獎」。

確信讓世界美好

文／吳庭寬

每回往返印尼，飛機上總是坐滿回家與離家的移工。跟多數國際旅客一樣，雅加達、泗水只是他們轉機、轉搭火車或長途巴士的地方，多數印尼移工來自爪哇農村，那才是他們長途旅程的終點。移工常被安排到後側機艙，下飛機得要排上好一陣子，也拉長了回家的心理距離。都市化與全球化下的城鄉風景往往彼此對立，透過電視與手機訊號，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給了農村青年夢想，而他們無法打包的家，以及從小在農村學習到的一切，只好藏起來，在他們受挫、想家的時候拿出來砥礪心志，延續生存的希望。

一位在東努沙登加拉省 (Nusa Tenggara Timur) 做部落工作的朋友，曾跟我分享他的擔憂，講到現代化對傳統文化的威脅。跟長輩學習文化知識，遠比不上騎「鴨子摩托車」 (motor bebek) 四處晃有吸引力，而電視、手機頻幕能帶他們到更遠的地方。這是農村人口緩慢流失的過程。或許也不會太慢，現在印尼的許多農村早已罕見人煙，尤其在人口過剩的爪哇。

藝術家 Djuwadi Ahwal 來自這樣的爪哇。Djuwadi 沒受過學院式的美術教育，故鄉 Bora 的木雕產業是他藝術才華的啟蒙。Bora 位在中爪哇北部內陸，近五成林貌為柚木 (Jati)，家具、木雕產業興盛，鄰近的 Jepara 更是爪哇的木雕中心。Djuwadi 高職畢業後，便像許多懷抱夢想的年輕人一樣遠赴雅加達尋找機運。他在工地做過工人、當過木匠、停車場收費員或營造維修員，也在市場賣過菜。每當我聽到這些到大城市討生活的故事，耳際間總有 Slank 樂團的歌曲〈JKT Pagi Ini〉，人們對未來總充滿期待，雖然異鄉生活不斷地折磨他們。

Djuwadi Ahwal 在雅加達流浪的那幾年，正值躁動的九零年代，整個社會對獨裁政權的忍耐已接近沸騰。到了 1999 年，Djuwadi 回到爪哇，在家鄉經營著藝術社群「Anak Seribu Pulau」，從那時開始他也與在日惹發動藝術行動的「Taring Padi」(以下簡稱 TP) 合作。2005 年，他搬到日惹，成為 TP 的一員，從而也更確定自己的創作方向。

日惹是民主體制下的印尼，蘇丹仍有實權的特別行政區。這個古老的爪哇城邦，是默拉皮火山（Gunung Merapi）與南海女神糾葛的愛情產物。城裡有宮殿、陵寢、城門、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工藝聚落。若言到雅加達是為了追求財富與政治舞台，日惹則是思想上的。日惹是個大學城，擁有超過一百三十所大專院校，低廉的物價餵養著來自印尼各地的大學生、作家與藝術家。我第一次去日惹大概是十年前，不過2014年開始我才接觸到本地的藝文工作者，也包括TPP社群的幾個樂團。我曾被Kepal SPI樂隊的Tolee邀請去他們每個月一次的Panggunng Rakyat（人民舞台）演唱會，這場聚會有來自爪哇各地的獨立樂人，他們多由農村青年、街唱者、政治受難者家屬組成，創作題材多談土地、勞動、人權議題。我翻出了那天晚上的筆記：

「城市是匯聚人們想像的地方，但這些想像往往無法脫離他們成長、建立情感的土地。城市也許會是這群來自鄉村、部落青年的終老之所。最幽暗最骯髒的角落，成為城市裡尚未失溫的土地，並且是這些靈魂唯一能靠岸的港灣。」

可能許多到過日惹旅遊的人，不會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生活並不富裕的藝術家。那些去過日惹皇宮、婆羅浮屠、被安排到博物館看皮影戲、在Maliboro大街上買到廉價蠟染布紀念品的旅客，或許不會同意爪哇文化正在式微。如同

Djuwadi所言，日惹作為爪哇的文化首都，地方政府刻意扶持工藝社區、傳藝活動，是為了鞏固觀光資源。多數爪哇人來自農村，日惹的美好狀態並不是多數爪哇農村的實況，事實如過去在Djuwadi的家鄉，多數孩子學習木雕，但今天已經沒有年輕人願意了，他們更傾向去城市打工。這提醒了我，在我那些來自中爪哇的移工朋友中，絕大多數的人來自距離日惹一小時至三小時車程、薪資水平比雅加達低了兩三倍的鄉鎮。

另一位參展藝術家Syalabi Asya來自東爪哇泗水。泗水目前是印尼的第二大城，在荷屬東印度時期是最大的貿易港，現代化起步很早，但在Syalabi的童年，他的村落仍然沒有電。因為現代化生活的缺席，村落裡的皮影戲、人偶戲等表演成為孩子們的遊藝場，那些神秘的故事至今仍是Syalabi創作的靈感源頭。我特別喜歡他畫的無頭人（他命名為「Mangan ndas e dewe」，意旨「吃掉自己的頭」），無頭人的形象讓我聯想到東爪哇的「Reog」，而Syalabi也說Reog是他繪畫的原形。我曾跟一個印尼移工的業餘Reog社團「Singo Barong Taiwan」合作過幾次活動，看著Syalabi的無頭人，彷彿揚起「Reog高亢的噴唸樂音」。

Syalabi的九零年代時光都在日惹藝術學院（ISI）念室內設計，他也遇上「草創時期的TPP。佔屋（Squatting）是TPP行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彼此學習、共同創作、組

織運動的據點；當時被「佔領」的藝術學院舊校區，後來變成了日惹國立博物館（Jogja National Museum）。Syalabi在完成學業回到泗水後，先在家辦了一個展覽，說是要讓鄰居重新認識他們離家十年的孩子。「P這種佔屋模式也被巧妙地移植到了泗水，包括泗水當代藝術學院基金會（AKSERA）的Krishna Mustajab，以及前印尼銀行圖書館Museum MPU Tantular的模式。

Syalabi的語言層次很抽象，這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影子」常是他的創作主題，他談來詼諧，但總是試圖要挖掘人的內心；而Djuwadi關注當代印尼社會的各種議題，除了到各種地方帶版畫工作坊外，也善於以傳統媒材創作，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窗花上雕刻出工廠排放的黑煙、汗水與輻射線。他們面對全球化與社會義無反顧的右傾，都沒有為了適應而放棄傳統，反而以傳統創造反思的空間。

Djuwadi、Syalabi身上都有十足的爪哇精神，爪哇人說「Memayu hayuning bawana」，意旨人有義務讓世界變美好。我無法確定「P為兩位藝術家帶來多少影響，但他們的思想與行動都在實踐爪哇哲學的理想。我回頭看台灣二十六萬的印尼移民，多數人為了改善家庭生活而離鄉背井，或許我也會把他們歸類在所謂的爪哇精神當中。

爪哇精神，正隨著印尼社會逐漸單一化的觀念與生活方式而消弭。文化或許能被「博物館化」而成為紀念碑、精緻的藝術品、展演或是紀念品，但精神只能靠個人的自由意志去延續。策展人說Syalabi緩慢如樹懶，其實這是我對多數爪哇朋友的印象，他們常說「慢慢來，重要的是相信。」在自我解嘲背後，這些緩慢的個體，應該都有其確信之事吧。

「田野調查對象的移地觀察」，這樣的名詞或動詞叫什麼？

一般來說，藝術家的易地（移地）異地創作叫作「駐村」。把以前田野調查的對象移到自家鄉來觀察，成了我新的田調狀態。

晚上在便當店吃飯，Syalabi拿著筷子的手微微發抖。我以為是出於他第一次出國的緊張，卻完全忘記（（（在印尼的時候我不是跟著他們一起用手抓飯吃嗎）））～Syalabi就是不會用筷子啊！印尼生活的習以為常竟成了我觀察的障礙。我想起李維史陀的長期跳島，他無法在同一個地點停留超過幾星期，也無法使用當地語言與人對話，這樣的跳島觀察大概使文化對比更加顯明（吧）。

Syalabi來台灣之後，我才又重新從另一個視角觀察他。他因為受偏頭痛所苦，幽默的在左耳下方刺的ANTI MIGRAINE(反偏頭痛)在台灣似乎具有新的意義。經典藍白拖剛穿在他腳上的時候，應該也浮出了新的含義，只是我還不知道是什麼（笑）。

Djuwadi會用筷子吃飯，他說：「以前我在中國餐館可練了很久」。

地毯是印尼爪哇凝聚人心的象徵，坐在地毯上用手抓飯吃是傳統生活日常（其實也不是「抓」，而是很有技巧的把飯菜捏成一小團，再用大拇指推送食物團進嘴巴裡，那是一件很有深層意境的事。要是硬被文明視為野蠻，那一定會是野蠻的驕傲）。

嘿大家！今天晚上6-8點有開幕講座，Syalabi會在門口旁的地毯上。試著解開心防脫鞋坐在地毯，放鬆聊天，吃喝也完全允許，你們將會看到不同於其他展覽視角的經驗。這可不是行為藝術，只是Syalabi真誠的移地生活。生活即藝術。

兩位藝術家會在展場中持續三個禮拜的創作，無法前來開幕講座的話也請隨時過來，新作品會逐漸累積沈澱在展場中，地毯上也總有一個人生活在生活著。

今天Djuwadi會聊聊他在日惹(Jogja)及其他地方涉入政治藝術行動的故事，Syalabi講述工業城市泗水(Surabaya)的藝術生存小史，而展覽策劃人員會一路憶起2004年至今的田調故事。（過程中會有大量的三語口譯時耗）。

記得嗅嗅展場中的氣味。一股甜甜香料味，也是印尼的一部份。

Fiona Cheng 是居住於台中和吉大港的藝評人／藝術書寫人，也是“aofa.tw”的創站編輯。她的書寫受地區脈絡與環境影響，將批判思維放入寫作與生活，發表於各種媒介。

挖掘為苦而痛的人

文/By Fiona Cheng

展覽入口的玻璃門上，其實寫著三位藝術家的名字，除了 Syalabi、Djuwadi，還有一個用膠帶貼起來的第三位藝術家 Ilham J Baday。我沒有見到他，也不可能見到他，因為已經在臉書上看過一些臉書朋友的驚愕、扼腕、弔念他的離世。策展人說，整個調查與籌備過程都充滿神奇的巧遇與機緣，彷彿能感覺到似乎是在無形中推動了她與藝術家一起做完整個展覽研究、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策展。

四望展場，我想起前陣子台南有一波藝文空間的關門潮，而這個新開的野生場所，有著打破的水泥磚牆與細緻的復修，以及有條理的灑脫。陽光如燈泡般從屋頂挖的洞漏下，二樓的地上有個神奇方洞，鑲嵌了一張矮桌，擺放著策展人十餘年來在印尼參與過的活動畫冊、朋友們的創作、自己的研究論文，以及 Taring Padi 成員們過去做過的紀錄。其中，當然也包括第三位藝術家 Ilham 的行為紀錄。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翻看著過去的圖錄，或許是個充滿爆炸力、大膽正義，為自己熱愛的人們奮力活過的人吧。

「抽根菸吧」突然，一個聲音在耳邊響起。但我什麼都沒看到。

「藝術作品其實沒那麼重要。」那聲音又說。

空氣溢出印尼特有的丁香菸草燃燒的香氣，甜甜地在舌尖滋滋溢開。

「你誰？」

「在泗水這包菸只要台幣三十元；這裡一包賣一百七十元。要命。」那聲音抱怨。

「你是門上寫的第三位藝術家？」

「你怎麼認為都可以，我只是來看看朋友。」

我從洞口探著在樓下工作的 Syalabi，他還是在默默地

做作品。Syalabi是一位總是默默在做影子幽靈的藝術家，他所做的幽靈，是一個會把自己的頭吃進肚子裡的妖精——吃頭的妖精。這個吃頭的妖精，無論是明喻或者隱喻，都莫名地迴盪在我的腦海中。如果一顆頭象徵了一個人的理性，那麼一隻多形多變的影子把自己狂張的理性吃進了肚子裡，而讓心靈佔據主導整個身體——也就像是把康德式的理性魔鬼拋棄，擁抱幻靈，讓無懼無畏無限的心靈幽影成為靈魂的行動主宰。

「It's the Museum of Mind」，Syalabi說，他們以前在泗水佔領過一個佔地超大的殖民建築，就跟Taring Padi以前在日惹幹過的事情一樣，窮窮的他們在泗水那間免費的超大空間裡一起生活、一起做作品，就像在經營一座博物館一樣。

「聽起來很浪漫。」

「不過後來政府就收走了。」

在台南的展覽空間，Syalabi一樣把展場當成生活與創作的處所。他不停手地製作一個又一個吃頭的黑影。在二樓的白牆上，每天都會有一點一點的黑影蔓延出現，有的妖精半蛇半人／半魚半鬼地變成各種形體，有些集體在走廊上揮舉白旗，有的則在放著以自己身體做成的風箏，還有的端著自己的頭，緩慢、儀式性地列隊行走。走在小

小的樓梯走廊，我總覺得自己走得迷迷幻幻。二樓靠近陽台的房間，就看到Syalabi模仿房間裡那種台南古早家屋裡常見的窗花，他以剪影、鏤空的方式雕塑出新版畫（不知為什麼，老覺得剪紙是版畫的一種）；另一面紅磚牆上則掛上一張視覺張力強勁的爪哇傳統儀式獅子面具——畫在紙上的。關於爪哇島上那張世界上最大的傳統面具，穿戴的舞者曾經有過許多故事，從維基百科就可以讀到，1965-66年間甚至發生過針對獅子面具舞者血腥暴力。或許因為這些故事，在看到Syalabi的無頭小人兒在巨大獅子臉裡頭翻筋斗、跳舞或者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時候，會感覺到一股莫名撞擊的劇烈衝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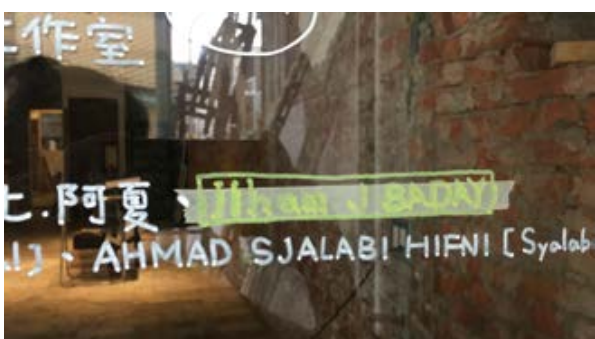
無論有沒有現身，展場裡的所有藝術家，都是策展人生命重要時刻的陪伴人物。空間中有許多未被明白闡述的脈絡氛圍，是介於展覽公共空間的本質與私密記憶相互觀看的拉鋸。此外，關於參展藝術家的背景也有點不一樣，例如Syalabi雖然受過專業藝術訓練，作品中有一點結構性、系列性的學院性格，但內容上仍是令腦子嗡嗡作響的生活掙扎，而Syalabi尚未能以英語溝通，在如Mladen Stilnovic 1992的作畫「An Artist Who Cannot Speak English Is No Artist」所反諷的全球藝術世界中，沒有那道讓不會印尼語的策展人容易切入的媒介；另一位藝術家Djuwadi雖然英語流利，但卻從未進入學院藝術教育，他的技藝與動力全部來自街巷與傳統師匠，作品更與後蘇哈多時期的Taring Padi企圖的強烈社會訊息同

道，一股反法西斯、護環境土地的宣示。這讓我思索了一下策展人邀請這兩位藝術家的原因，以及各自資源的類型對比，以及展覽未明說的真正意涵。

那天晚上，我在展場裡的Taring Padi 資料展間睡了一晚。在半夜，牆上的紙窗簾被空氣流動吹動，發出細微卻響徹腦子的聲音，我睡不著，起身讀著策展人寫的田野手記。從手記來看，這場所謂的展覽與其說是一個調查研究的成果，更可能接近一場流動式的、從策展人脈絡出發的重返與再造行動，亦即重新跳入過往經歷的空間、從記憶中挖掘當下，最後疊合多重時間、跳躍地域的意義，再於台南在地創造。更欲吶喊的或許可能是作品內容背後那個對解放、獨立的群體精神之追求，也就是所謂的、被命名的「爪哇精神」。

策展人說，許多印尼真正有趣的藝術家、以及Taring Padi 的重要性，一直還沒被台灣認識到。雖然（至少）在日本已經有美術館辦過「幾次Taring Padi的主題聯展或者成員個展，但尚未有在台灣發生。這次的小展覽，或許更重要的是讓那些與策展人生命經驗交織、資源不夠多、非正統卻充滿手工精神的藝術家來台短期進駐，亦是所謂朝向未來的跳板試驗。畢竟未來，策展人與藝術家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讓Taring Padi與其他藝術家那純粹的精神——反資本、反法西斯、追求自由、Seni untuk Rakyat（為人們的藝術）的群體精神與實踐，在台灣的藝文圈吹拂。

第三位藝術家Ilham 此時在我耳邊嘻嘻笑，他吐出一口菸，慢慢啜著咖啡，而我看著策展人幾乎要滿出來的情緒，說不上什麼。這兩天在這個新場所的看展經驗——打開google translator、以嬰兒程度的髒腳語言比手畫紙地聊天，不明所以卻又明知所然，畢竟在台南大力為印尼底層吶喊宣言不會太有力道，牆上的版畫作品或許真的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或許是以理念的重現加強對理想藝術的信仰，並製造新的對話時間且再造，以及他們從十年前就累積的情感來往與觀察研究中，所寄託的深刻歡喜苦痛、所見證的各種儀式性的印記，以及為此銘之的思致與行動。





「淺聊印尼政治作品中的符號與標誌」

當我們在觀看印尼政治性作品時，因對其慣用的符號、伊斯蘭教或傳統印尼生活的不理解，導致無法在腦中形塑足夠的資訊，因此多數南向的藝評們總只能用無法參透的口吻試圖用力卻使不上力地解釋作品。符號背面總有其深厚的意涵，在這裡無法一言以蔽之（小編也不是專家），簡單抽個兩個常見的「和平符號」與「無政府主義符號」來聊聊。

網路上其實很多資訊，小編就來當各位書生的小書僮吧！（記得看到最下面，有爆點。）

和平符號(反戰符號) · <https://zh.wikipedia.org/.../%E5%92%8C%E5%B9%B3%E7%AC%A6%E5%8...>

無政府主義符號 ·

<https://zh.wikipedia.org/.../%E6%97%A0%E6%94%BF%E5%BA%9C%E4%B...>

一堂台灣人的左派必修課：「無政府主義」並非混亂，而是自由個體互助的和諧社會

<https://www.thenewslen.com/article/23253>

各位書生們不要睡著。當印尼藝術家走過台灣家家戶戶都熟悉的全聯福利中心，看到全聯Logo的時候他驚聲一叫：「無政府主義超市！難怪這麼便宜！」小編不只是笑到並軌而已，我有獨立思考的頭腦，好奇查了一下全聯的前身，其實就是軍公教合作社啊！你們看看那個標誌—<https://coop.moi.gov.tw/cphp/aboutView/list1> 是不是又回到印尼最常提到的「Gotong Royong」互助合作精神呢？（笑）。



鄭怡嘉，藝術界的逃兵，前戶外用品店店員，現為育有一女一子的地方媽媽。以獨立精神為信念。

印尼藝術精神初探 2.0

文\鄭怡嘉

帶著手機邊看導航邊對照街景，像尋寶探險般走在陌生的台南街道上，朝三和街前進，目標越來越清楚。

洗洞的白鐵大門，從外貌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展場有著通透的格局，從空間配置就能感受到個性大方。如果不是懸吊在牆面隨風搖晃的作品，你八成會誤認它是一間咖啡館。

創作者和朋友在展場抽著菸隨意聊天，當下身處其中的我，像是回到藝術大學在系館前階梯上和同學閒聊創作展覽的時間；信步步上二樓展場，老屋二樓通常是家庭成員的私人空間。在原空間配置不破壞的狀態下，我接受陌生人的邀請進入「別人」的房間，房間窗口吊著種子作成的搖鈴，出於直覺，我如同按門鈴般晃了晃搖鈴」。房間內有策展人生命中深刻的印尼經驗，版畫、書籍、速寫、又小又薄的說明卡，像是間接參與一個人探索的過程。探索印尼的經驗。

第二間房間通常是神明廳的位置，確實，在房間內，我感

受到某種像神靈般雞皮疙瘩的感覺，牆面上巨大的剪貼在斑駁的紅磚牆上，老虎的眼睛、舞蹈著巨大臉孔的黑色身體，另一邊的牆上是線條流暢優美卻造型荒誕的水彩速寫。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這樣的氛圍像是進入了一間廟宇，主神與附神在空間中相互輝映。藝術家在所有的畫面都蓋上MOM印章 (Museum Of Mind)，的確，是心靈博物館，在神明廳的位置。

一樓的版畫藝術家Djuwadi是做傳統木雕出身，對細節處理的能力很出色。我跟他說明這種裝飾風格我很熟悉（想起上木雕課那層層疊疊的窗花，我沒有一次能全刻完），於是Djuwadi向我展示他的木雕作品，那是我想放在我窗框上的流暢木雕，非常爪哇風情。基於好奇，我問他為何沒有政治性作品？（我以為國外藝術家來台入境隨俗不談政治）一聽到我的問題，Djuwadi立馬上樓拿了一疊版畫作品下來，第一張就是持槍軍人對著反抗群眾的畫面，瞬間，我想起二二八時期在台灣的中國版畫家黃榮燦的作品「恐怖檢查」，印尼和台灣都曾經是殖民地，都經過威權統治，都經過所謂民主轉型。但今日印尼的Taring Padi這個政治性藝術團體仍活躍著，而台灣本土自黃榮燦之後竟無人續行，可見籠罩在島上的白色恐怖幽靈還未散去。二樓的藝術家Syalabi是個神奇的人，他不會說英文，而

我也不會說印尼文，我們都用微笑溝通。當我想問點什麼的時候，我必須喚來Djuwadi，並用手機的google翻譯有一搭沒一搭地與兩位藝術家說話。Syalabi手上刁著燃燒濃厚香料的印尼菸，臉上帶著淺淺微笑，當下我總感覺我是位問事的信眾，像要等待著什麼神諭降臨。Syalabi在藝術學院待了十年，創作時信手拈來，畫面線條行雲流水，造型內容卻似洪通那樣荒誕無稽神秘魔幻。

我大概沒說過印尼藝術大學幾乎沒有人體模特兒的課程，多數印尼當代作品也都很難看見人體裸露的細節，大概僅剩國家美術館裡老一輩的西畫作品才能參見裸露。近期學術的保守，很有可能與伊斯蘭教逐漸強大的影響有關。聽過一位年約40歲的日惹藝術家提過，以前在藝大其實僅有幾次人體模特兒繪畫課程，但因為當地沒有專業魔杵，能請的只剩性工作者。

Syalabi口惹藝大念了十年才畢業，因為他很愛藝大的氛圍（笑）；他真的很窮，窮到去申請簽證時，駐外人員以為他是騙子。我實在也不忍心說出他兩本銀行戶頭裡加起來的數字。然後我，以前念藝大的時候因為也太窮，選擇追隨系上人體模特兒小姐的工作行列，晃眼一當就是17年。

如果我想分析性工作者跟我之間的差異，大概在於藝術保護了我。於是人體模特兒這份工作成為我的隱性專業，也撐起了這十幾年來我在印尼研究的所有經費開銷。

在展場空間閒晃，從大門到牆壁上的留白、樓梯轉角面上刻意施作的水泥方塊、以及天花版的痕跡都被我視為作品。放著展覽書籍的長桌、從天而降的水龍頭、左一階又一階不讓人好過的透天直梯、一邊喝著香醇卻非常甜膩的印尼咖啡，這台南·印尼之旅，充滿不可思議的魔幻氣息。如果硬要給出一個結論，我會說「緣分到了」。

禮拜三的畫室工作，我決定帶著Syalabi過去。所有他畫的那些「吃掉自己頭」的當地傳奇故事角色，體態八成都是他以強大的想像力創造出來的。他看來相當平靜地跟著其他畫家畫了三個小時，我想他內心應該有股強大的衝撞，但或許仍需要一些沈澱的時間，或當他回到泗水之後，那股後勁才會展現出來。（回印尼之後，Syalabi將計畫拜訪印尼相當知名的市長Tri Rismaharini談泗水藝術空間的事，工業城市泗水的藝術空間相當有限，那裡的藝術發展歷史是另外一個大子題，與日惹相當不同。）

但願他的台灣展覽經驗能對他有正向影響。（我被糾正，應該縮小範圍成「台南」經驗）。
喔對了，以前去峇里島的時候，聽說有外國人開設的人體畫室，他們隨時歡迎在峇里島玩到盤纏不夠的遊客到畫室當模特兒，不過薪資價錢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泗水市長 Tri Rismaharini 目前想藉著擴張藝術文化來限縮泗水的紅燈區。泗水曾有亞洲最大的紅燈區，我曾被那個性工作者的盛況嚇到內心出現強大的衝撞，我猜大概就跟Syalabi畫我的時候內心的衝撞一樣強大。

日惹漂流人，畢業於淡江大學蘭陽校區政治經濟學系。截至今日於印尼日惹待好待滿兩年。本來打算在日惹讀完一年印尼文後轉往雅加達找個高薪的工作，過了一年發現捨不得離開日惹。

飄向日惹

文\日惹漂流人

一開始策展團隊找我寫藝評的時候我很驚訝，因為我並不是藝術體系出生的人，對於藝術我只能說很有興趣，但不會畫畫也不懂大家所說的印象派或寫實主義。2016畢業那年跟隨學校的計畫來到日惹實習一個月，說實習也不盡然，我們在一個紀錄片組織Kotakhitam的帶領下開始了早上上課(印尼歷史，政治，人權等等)下午參觀日惹藝術團體的行程。回到台灣後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日惹生活，或許是因為這裡的藝術生活型態吧，也或許是因為我是個對藝術有興趣的門外漢，我感覺這裡的藝術相當來者不拒。從日惹藝術中能發現大大小小的過去和正在發生的社會事件，讓我覺得這裡的人對自己生活周遭充滿關心。

看完策展人的展覽手冊上冊，我喜歡他以記錄性的方式呈現展覽。日惹就好像「未雕琢的鑽石，粗糙表面下有著發光潛質。」——尤維納(Juvenal)。如同策展人想呈現的方式，日惹的美需要像日記般一點一點記錄，也一點一點去發掘。我記得電影「真愛每一天」裡的最後一幕，男主角

施著超能力，時光倒流至同樣時間與同個地點，卻感受到不同的體會。我想日惹給了我這樣的超能力。說來或許好笑，也許會有人說：「這種事在哪都能做到吧，只是端看心境。」，或許日惹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脈，就像策展人所述的，她是個充滿了「靈性」的城市。

為什麼日惹是個未經雕琢的鑽石？對於我這個生長在都市的外國人來說，日惹從外觀看來其實一點也不美。所有的道路、景觀、觀念、科技還停留在三零或四零代的台灣；芭蕉葉當作盤子，洗澡用水盆舀，沒有高樓大廈只有一棟又一棟的矮房，初來乍到，或許會覺得很落後，但如果試圖了解日惹人如何積極保存爪哇文化，或許你會改變想法。其實以前日惹有個政策，所有房子興建的高度不能高於蘇丹王宮，但隨著時代變遷，如今的日惹城市知道自己是個極具潛力的觀光勝地，她想改變，她不想再成為大家口中那個落後又骯髒的城市，從2016年我剛抵達時，短短兩年已有極大的不同：有漂亮的飯店，部分道路翻新，當初鳥不生蛋被我視為秘密基地的橋墩旁，現在已成為時下年輕人流行的聚會場所；當初我朋友口中的「腳踏車之都」，如今已充斥著汽車與機車，塞車狀況日益嚴重，很多的日惹朋友如今常開玩笑說日惹(Jogjakarta)是JogJAKARTA，狀況堪比雅加達(Jakarta)。

「我無從得知當印尼人看到今日人類所面對氣候變遷與海陸資源的態度後，是否會明白他們的行為（懶散、浪費、不懂得未雨綢繆）有多麼跟不上時代，換個角度來看，已開發世界居民的行為才是不合時宜的。」、「馬魯古省的居民被大地寵壞了，因為這裡盛產香料，讓居民輕鬆致富，而且有很多土地，海裡也有捉不完的魚。」——印尼眾神遺落的珍珠。正如我前面所說的，日惹正在改變，對於每天需要通勤的我，每天經過一樣的地方：左邊是一棟棟的爪哇矮房，右邊是剛蓋好或是正在蓋的高樓層飯店。每天處在極度反差的環境讓我想起國小童年上學途中的路，還有學校對面一片又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面積大到我曾和同學約定長大後要在裡面搭帳棚過著野人的生活，但物換星移，現今已是一棟又一棟億元起跳的豪宅。日惹似乎重複上演起我童年所發生的事。時代進步並不是不好，而是正以一個「過來人」的角度成長茁壯。世界發展到一個極致程度之後，有時似乎會發現當初的「落後」其實才是最美好的，或許經歷過之後，我們才會知道什麼是真正需要的，而什麼又是不需要的。

你的腦中或許充滿疑問，認為我的說法自相矛盾，一邊說著日惹很積極保留文化，一邊卻又積極改變興建大樓，Nah~ (Nah在印尼文是語助詞，中文有點像是「就是囉！」的意思) 這其實也是我的感覺。每天都活在極度反差與自相矛盾的社會裡，這樣才能夠反思，感觸也特別深。

Syalabi像是個與世無爭的大叔，他左邊脖子上有個「ANTI MIGRAINE (反偏頭痛)」的刺青，我問他現在還頭痛嗎？他說：「刺青有用喔！」他的作品有許多一個個把自己頭吃掉的人，我問他這有什麼意涵？他告訴我：「想法與心一致。」還記得國小畢業紀念冊上最愛寫著「勿忘初心」，隨著歲月增長時代進步，大家逐漸選擇遺忘，見了利益卻忘了自己的心，這會不會就像想要積極改變的日惹，卻忘了什麼才是自己最初的美？每次看到Djuwad和Syalabi的作品，總在提醒著我是社會的一份子，必須關心身處的環境。即使很渺小，但還是得為社會出一份心力。

還記得那天在台南三和街展場坐在地上煎Tempe跟大家聊天，接著Syalabi上前加入地毯的聚會，那一瞬間我還以為自己身在日惹參加朋友的閉幕活動，這一點也不像個「正常」的藝術展覽閉幕。和Syalabi聊天情境很有趣，我像個迫切興奮想知道答案的好奇寶寶，但他卻不疾不徐回答，彷彿我們身處兩個不同的世界。在Syalabi附近好像連空氣都流動得很慢。

認識日惹和爪哇文化，藝術絕對是最好的媒介。Djuwad和Syalabi用作品記錄生活，反映出社會環境，刺激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或許他們沒有高超的寫實技巧，但很樸實，“Do nothing, to get something”。



11 / 15

出生時，我以自己的速度自然地活著」

當開始懂得母語之際，耳邊總是充滿著「快一點！」、「快遲到了！」、「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的字眼。我開始了人生的工業革命，睡眠總是不夠」

大學時打工一整年把自己拋丟進歐陸，盤纏不夠就往路邊躺椅睡，像個流浪漢。初生之犢的眼睛看見城市裡的人快速步行，但思考時深深慢慢的；法國人每年有大休養生息的時刻」

脫離學生身份，台北的步調讓我到達生活速度的巔峰；偶爾有幸跳上中央山脈工作，在快步到達紮營地之際，腦袋思考著自然的步調到底是什麼。過度快步生活，終於因心臟問題被迫慢了下來」

印尼與美國，兩個大國，一個在慢步調中學著加快腳步，另一個在快速中要開始慢活。一個是我靈魂的居所，另一個是我丈夫的母國。

慢：Syalabi生活與創作的速度，慢得像是一隻樹懶。跟他一起走在路上，總是要每一分鐘就停下來回頭等他。他是龜兔賽跑裡的龜，一個月作品的產量輕易就能超過我這隻埋頭猛衝的兔子。想送他削鉛筆機，他說他習慣拿刀片一刀一刀慢慢削。我貪快翻倒紅茶的時候，他慢慢地說「Hati hati」。hati，心，兩個心放在一起就成了小心。

快：印尼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慢速率。日惹附近的Merapi火山，在我全身完整裝備爬到快死不活之際，總有個穿著拖鞋的瘦小身影迅速溜到前方的下一個轉角，消失，像是鬼魂一般。

後來發現，其實並不是生活速度快與慢的問題，而是靈魂到底有沒有跟上。慢靈魂與快靈魂，都可以顯現其中的精神面。後來也發現，政治不是左派與右派的問題，當中仍有上與下和不同歷史地域性的解釋。

陳沛妤，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影像美學所畢，現為藝術評論人，並積極關注電影、跨文化與當代藝術的交會。希望藉著自身充滿藝術的眼光，踏遍世界的每個角落，並透過攝影留下心中對此時此地的記憶。

超越策展，十餘年的藝術觀察誌

文／陳沛妤

縱使所有的展覽都需要針對策展主題進行相關的研究，包括文獻、社會現象、藝術史脈絡以及藝術家的視覺美學風格等等，並在特定的空間內將作品置放在最好的位置，以供參觀者能更深入瞭解作品。然而，近幾年的策展趨勢逐漸朝向駐地研究，透過與藝術家體驗當地生活的方式，用自身的感受設身處地的站在藝術家的立場，深入探索藝術家的生平之外，更能以真正認識在地文化與歷史脈絡的方式，將策展論述與展出作品串聯起來，也能更加深刻地將當地的文化氛圍佈置在有限的展示空間中。然而，跨國藝術的調查與再現，顯然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田野駐地考察作為策展的精神糧食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黃敏琪2004年起投入爪哇島藝文田野調查工作，於2006年完成「反政府·反全球化：印尼日惹的左派政治塗鴉」論文，接著在2008年發表「從南洋飄過來又放到有點過期的心靈更新良藥——2007年印尼日惹第三屆Perfurbanace藝術節」文章，並於2016年自費研

究，於2017年發表「不解的熱帶，龐克精神的複製與分裂」研究論述文，英語翻譯版於2018年發表。文章綜觀這十餘年來，從印尼文化、語言、政治情勢、地理位置、藝術社群調查等出發，幾近是內心充斥印尼魂的狀態在進行研究與書寫之外，近年更擴張至印尼周圍的國家，如與馬來西亞的連結等。

這種除了探討藝術的美學之外，更將自己的生命歷程及對環境的感知融入在策展論述與實踐裡的方式，更可以從「【印尼群島量繪計畫】2018爪哇藝術精神考掘」的展覽手冊中閱讀到。顛覆傳統畫冊著重在藝術家簡介的概念，將策展人自己對藝術家的情感與對印尼日常生活的體悟，用日記的方式書寫而成。此時，觀眾或讀者所認識的展覽，就不只是展示現場看到的藝術作品，以及對作品直觀式的感受。所看與所觸及的，將會是經過策展人消化過，較為私密與親密的一種，主觀鏡頭式的看印尼藝術的角度。

展覽中的兩位藝術家，都分別在不同面向上與策展人的生命有關，朱瓦第·阿瓦爾代表著她長期關注的幾個印尼藝術關鍵字：龐克、政治、版畫與社會運動等，受到環境影響的作品與研究。薩拉比·阿夏則可以代表她內心的探索，關於憂鬱與自閉的思考，並連結到靈魂與信仰的層次。

他回答：

「兩個都是。以前有自閉症合併閱讀障礙；永遠的無神論者」（引自展覽手冊8/31日記）

藝術精神與生活的濃縮

一樓的空間主要展示朱瓦第·阿瓦爾的版畫，學習傳統木雕出身的他，是印尼少數結合傳統木雕與政治軍事批判與龐克風格，又能在生活與藝術中探索創作空間，集結旅遊、表演、自然與生態等主題為創作發想的藝術家。在他創作過程中與澳洲及巴布亞幾內亞的連結，可以看出印尼與這兩個國家之間在地緣、文化與歷史上，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些地點的共通性，還有一個對於自然環境的觀察與互動關係，例如鱷魚的重要性。身處在熱帶氣候的島嶼及

北澳洲，是鱷魚的棲息地，是既讓人恐懼卻又可以提供生計的物種。這似乎也隱喻著我們對於信仰的一種敬畏，面對鬼神的的心情卻又不得不依賴他。

曾是印尼重要藝術團體Taring Padi的成員之一，也影響他的創作風格，此團體主要以反軍事畫報與人民日常的主題為創作內容。然而，此次展覽的作品選擇上，特別選擇動植物、自然環境與被拆解的肢體，甚至是裸露的骨架等視覺上較為神秘，看似觸及死亡與重生的內容。透過人的形象與動植物的拼裝，有時結合成圓形圖騰或神怪的故事，展現了人、靈魂與動物之間互相拉扯的關係。可以說是透過作品的表現方式展現了精神的層次，不只是藝術的精神，而是自我靈性的思考。

尤其在二樓的展間主要以薩拉比·阿夏與策展人的田野收集物件，在空間部屬上形成一個腦內思維的矛盾對話。大略是外圍的走廊與客廳展示了薩拉比·阿夏試圖用自己室內設計與插畫的學院背景專業，結合印尼社會與印尼古老文化，尤其是自小出身在1970年代的泗水，保留許多皮影戲、偶戲與Reog（以大型獅子的面具製作的舞劇）的傳

統文化，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Museum of Mind」。此次的創作特別使用獅子的形象與影子的傳說，在故事裡面有一個人會吃掉自己的頭，並成為肚子有人臉且到處遊蕩的妖怪，他經常將這個形象使用在動畫裡，本次展覽用剪紙裝置的方式呈現。對他而言，泗水物質匱乏但保留很多傳統，而這些傳統文化包括視覺、音樂、藝術、表演、文學、文化、童話與神話，這些介於想像與現實的故事有時是探討人死後的世界與靈魂的狀態，不見得可以區分是非黑白，而是一種模糊的掙扎。

有趣的是，這些剪紙的影子形象除了呈現他腦內的各種暗黑的想像之外，布置的方式就像一個巫術儀式的空間，例

如影子妖怪圍繞著獅子靈與印尼國旗，或者是各種擬人化的動物在各種怪異形體組合與色彩之間變形。這些置放於外圍的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就像包圍著專屬於策展人黃敏琪在二樓獨立的小房間，以一個神秘、儀式、靈體的方式漂浮在外圍。小房間內所呈現的，卻是策展人長年收集印尼版畫與各種書籍，並留下許多觀察的註解紙條。小房間就像是策展人冷靜與理性的腦，版畫的內容呈現出印尼苦難的現實層面，與外圍的奇幻形成強大的反差，卻又展現了策展人理性與感性的交織思維。同樣的，卻也呼應了印尼國境的狀態，一個介於現實生存與虛幻理想之間載浮載沉的心境。

曾曉勤，平時一人經營日堯陶製所，同時身兼多職，偶爾也客串台南幾個藝術空間，協助處理各式事務。

展覽日子裡……

文/曾曉勤

展覽日子裡，每週四到週日，下午兩點到晚上八點，我在這裡看到的事。

除了四、五兩天，我中間會離開三小時，其他時間都會待在這棟老宅改成的三層樓展覽空間裡，照料我所能做的各種大小事，為花澆水、灑掃庭除、拍攝這個空間裡每天的變化。多的時間就是坐在吧台桌後的高腳椅上，在這個據點，靜靜觀察著人們在這裡來去流動。

Djuwadi 很常往外跑，好奇著這裡的景象。有天他跟 Syalabi 兩個人說要出去走走，一出去就是一整個下午，到晚上七點半才回來，Djuwadi 看起來很輕鬆愉快地說他們剛剛走去海邊，我一時還沒意會過來，回家後才想到從這裡到海邊的距離，步行來回要三小時啊！

Syalabi 通常會拿著杯子，悠悠地走過吧台桌前的走道，到後面的簡易小廚房煮水泡咖啡（印尼版的有著沙沙口感的超甜咖啡！我泡過一杯，涼了後甜得無法入口）。經過我面前時會靦腆地舉起杯子對我說：「Coffee~」、「Coffee

again~」一定會拉長尾音，再加個大男孩的微笑。

他不擅英文，我也是，Djuwadi 離開台南後，我們兩個平時的溝通方式，就是用互相只聽懂七成的單字和眼神加比手畫腳來拼湊對方的意思。

大部分時間，他都坐在展場中的黑色大沙發上創作或陷入沉思，一點一點，緩慢地剪剪貼貼或畫些速寫，將空的菸盒、紙箱、本來要被我們回收掉的各種紙材，剪黏塗畫成一件件作品，再貼到二樓展場的牆面上。我每天來到展場，放下包包後，就是先撈出相機到二樓拍照，紀錄下他的作品中新舊的增減移動，昨天貼了一個人，今天多出一行字、明天又多了幾隻鳥……簡直像在玩大家來找碴，幾乎每天來都有變化。

Syalabi 幾乎是菸不離手，他以印尼菸那濃烈香料味的煙霧，環繞自己身邊創造了一層新的空間，坐在他空間範圍內的我，自然也是把鼻腔胸腔都吸好吸滿。

未點燃的菸草聞起來多了股清爽明亮的酸甜味，像是燃燒秘魯聖木的味道，點著後味道顯得厚重許多，像多了雪松和艾草的香味再和點濕泥土。這氣味已經成為日後讓我再次回到這些日子裡的標準傳送門。（2018.11.11 傍晚曉勤展覽心得）

「精神真相本質，有時候需要時間等待」

「節日：生活中值得紀念的重要日子。」展覽期間也有點類似這個概念，似乎等到展覽結束之後一切就歸於平淡。但看看照片中的萬聖節南瓜，有時候你必須等待上好一陣子，等到幾乎快要是感恩節了，才能看到南瓜真正恐怖的精神樣貌。

「印尼群島量繪計畫——2018爪哇藝術精神考掘」今晚8點準時倒數卸展，我們知道如同萬聖節南瓜一樣，她同樣需要時間發酵腐敗，才能成為這塊土地的養分。

在展覽發酵腐敗之前，傍晚5點有免費的天貝(tempe/tempeh)工作坊，黃豆的發酵產物，沒有納豆的怪味，卻有相似的營養價值……這是印尼人的日常食物。晚上6點到8點，歡迎帶一道菜來跟彼此不熟識卻同樣關注印尼的新朋友們分享吧！你們將會是黃豆中添加的酵母菌(ragi)，佐佐目藝文工作室(Ocular Studio)是當中的醋媒介，一起用時間與溫度發酵成營養的天貝吧！
今晚期待見到大家！



林一寬(筆名)目前工作、居住於台南市，從事藝術創作、評論與策展，文章曾發表於台灣《藝術家》、《藝術認證》、《藝外》雜誌，中國《生活月刊》、香港《攝影雜誌》，2010~12年曾執筆廈門《搜街》雜誌《對岸》專欄。

手工考掘式的精神地圖——鑿刻與手寫的癮

文\林一寬

第一次在這張海報下方鉛筆所寫的字體中讀到黃敏琪的名字，細看紙上手作的鑿鑿痕跡，確實像她極盡手工之能事！撤展日再次環顧展場空間與作品，在工作區發現一塊倚靠牆面的木板，上面黑色的反轉字體與群島塊狀，以及周圍的刀刻痕跡，底層塗上橘紅色，這熟悉的處理方法與5年前閱讀作品的記憶頓時湧現，認出她處理木刻板的獨特手法，沒有刻出圖形輪廓的區塊也塗上顏色，那時才知覺到海報其實就是她的版畫作品，也恍然大悟貼滿展板的海報究竟是怎麼來的。

臨時接到邀稿要為《印尼群島量繪計畫——2018爪哇藝術精神考掘》展覽寫些文字，2013年寫過敏琪結合雕刻、繪畫與版畫綜合型態作品的文章，那些鑿刻木板的細紋依然在我腦海點陣著微亮光譜，這海報實在是我私心想要記錄的。似乎是藝術家血肉裡原生的勞動慾望驅使，即使從創作者轉換工作角色做展覽策畫，依然沉迷於手工的方式製作海報，每道工序也都有其原由，先在防水牛皮紙上塗局部紅色塊，接著以版畫工法於木板上刻出印尼群島圖樣，

滾上黑色油墨再印到牛皮紙上，沿爪哇島輪廓割下使其鏤空，疊覆上略大於2倍紅色塊面的描圖紙，再把牛皮紙和描圖紙車縫在一起，縫線路徑為長方形將群島框起來，方框上半部使用紅色線縫合，下半部則用白線，顯現上紅下白兩色塊疊成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旗的雛型。再印原木刻板上的展覽中英文標題。露出的紅白兩色線頭交接處，正是群島地圖上赤道的座標位置，以墨汁在框線外圍標上印尼所在經緯度。爪哇島挖空處的牛皮紙背面貼上一小片採於自家菜園的香蕉葉，選用描圖紙指涉台灣新南向政策處在一種模糊的認知狀態，而爪哇島位置則割出空心圓，露出襯著香蕉葉的爪哇島有聚焦、試圖清晰視線的意喻，希望透過這次策展將十幾年累積對爪哇的理解、返往採集的田調資料，讓觀眾在政策與經濟導向的侷限視野之外，以及台灣的城鄉社區高比例有來自印尼的看護或勞工，卻總是因陌生語境或缺乏進一步關切這個社群而塑造的疏離景況，多一個藝術的斜切視角去認識這羅列在赤道南北的熱帶群島。

記得幾年前和家中照顧阿嬤的印尼看護的一段談話，我說印尼很熱吧，她用簡單的中文字串答道：「爪哇，很多樹，不熱。」未曾踏足印尼的我對當地植物的粗淺認識，就屬黏貼在海報的香蕉葉了，這富有熱帶風情的植物，葉子常做為裝盛食物的容器或包裹蒸煮的食材，展覽最後一日到訪的印尼姊妹自備香蕉葉現場剪了一個圓盤，周圍釘上一圈摺成三角狀的葉子像光耀的太陽，油煎成金黃色的天貝和裹著椰子粉的甜點擺在自然素材製作的器皿，像飽足了太陽能來自熱帶的盛宴。



生日那天和爸媽約在新美街么八二空間，會合後一塊去晚餐，從媽媽手中接過敏琪製作的手工海報，第一次看到是張貼在畫廊酒吧門上，脫落在地上拾獲的藝術家朋友說要送給媽媽，晚餐後她說還是讓我留著吧。海報像是飄遊的島嶼，輾轉流經幾個人最終帶回我工作室，像是有航行目的地而來的生日禮物，冥冥中巧妙的安排總是之後才明白。

細看左下角簽有版次3\4\7，右下角有簽名，疑惑為何版數是4\7，而不是取整數50呢？原來是手作太花時間最後只完成4\7張，海報上佈滿精神式的鑿痕和肉體勞動的癮症，木板剝刻的地圖，筆跡感受到手寫施力的懇切。事件的延展會走到經緯交錯適切的點，習慣閱讀藝術家作品為寫作模式的我，恰巧手邊有這張海報做為書寫素材，更幸運的是珍藏了一件藝術家朋友的版畫作品，和首次策展的手工海報。



也許，沒有預想過的，自有其運生的方法；

一個，看是以展覽形式分享長期觀察紀錄的藝術活動，
其實在起頭與過程中，交織著幾許奇妙的轉折；

於是，無形、有形的各種「展示」，
劃開苦痛釋放的路徑；

打開，研究計畫無邊界的想像。

鄭雯仙 2018.11.30

昨天把一張手工海報送到我兒子幼稚園老師家裡，她經常在我展場不斷忙碌的時刻無償幫忙照顧孩子們。

因為婆婆的身體狀況，顏老師家中雇用了一位印尼看護姊妹阿妮。當我把附著印尼地圖的海報攤開來解釋的瞬間，阿妮散出令我忘不了的眼神。眼睛放大，點頭如搗蒜：「我的家在這邊（手指著爪哇島的左上部）」。那個終於被雇主家人理解的神奇狀態，是這個展覽額外的精神收穫。

當我正在為保存印尼精神而付出的同時，印尼人也正同時照顧我的孩子。
「Gotong Royong」的巧合。或許也不是巧合。



Ⓣ

印尼群島量繪計畫

2018爪哇藝術精神考掘

Indonesia Islands Art Terrain Mapping Survey —
2018 Javanese Art Spiritual Archaeology

作 者 | 黃敏琪

封面設計 | 黃敏琪

企劃、出版 | Ocular Studio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發行人 | 鄭雯仙

電子信箱 | ocular2012@gmail.com

網 址 | Arts Observer Field Archive 觀察者藝文田野檔案庫
AOFA.TW

美編設計 | 天晴文化事業

地 址 | 708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326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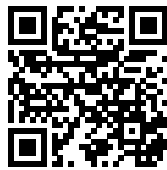
電 話 | (06)2933266

出版日期 | 2018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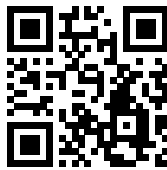
I S B N | 978-986-88597-3-9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立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源起於「觀察者—藝術生態觀測站」（已於 2016.05 擴版為「觀察者藝文田野檔案庫」[Arts Observer Field Archive, AOFA] <http://aofa.tw>）之網路傳媒的設立，此網站以非營利的評論書寫方式進行互動，成為藝術資源共享與交流、發聲的平台；希企藉由平面出版品與網絡媒體連結的動能，傳遞藝術的多元面向，凝聚更多理念契合的藝評人，共同持續推廣藝術視野與藝文活動的開展。初期階段工作室的成員，乃是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相關科系的研究所在學或畢業生所組成的書寫團隊，主要以台灣藝術發展歷程的研究為主，研究方向則由藝術生態環境的觀察入手，透過藝術評論的書寫與出版（含紙本與電子書籍），達成為台灣美術史資料庫從事基礎史料的建立，以及呈現藝術多元化的視角與觀點的雙重目的；至今已連結相關領域之專業研究者資源共享合作，關注國內外當代藝術生態總體現象的變遷與發展。

近年更確立以檔案庫的概念，擴建「觀察者網路平台」，並與台南在地長期觀察、研究當代藝術發展的獨立空間（工作室）串連合作，深耕研究內涵。尤其從 2018 年度起，除延續研究成果出版外，更將視線朝向台、尼國際交流，及網站平台雙語化與國際網絡同時露出發表評論書寫等方向推進。



印尼群島量繪計畫
Indonesia Islands Art
Terrain Mapping Survey



AOFA.TW

ISBN 978-986-88597-3-9

